



Sonata for Miriam

静默之声

[瑞典]琳达·奥尔森 著
徐翠萍 陈亚琴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静默之声

[瑞典]琳达·奥尔森 著
徐翠萍 陈亚琴 译

Sonata for Miriam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4-2010-054 号

SONATA FOR MIRIAM

SONATA FOR MIRIAM (The Consequence of Silence) by LINDA OLSSON

Copyright©2009 by LINDA OLSSON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Anderson Literary Management, Inc.
and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默之声 / (瑞典) 奥尔森著 ; 徐翠萍, 陈亚琴译.

—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2-5612-2

I. ①静… II. ①奥… ②徐… ③陈…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616号

出品人：傅伟中

总策划：闫青华

责任编辑：熊侃饶伟

特约编辑：李琦芳 沈丽凝

封面设计：万语设计联盟·一鸣

静默之声

[瑞典] 琳达·奥尔森 著 徐翠萍 陈亚琴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0.5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2-5612-2

定价：25.00元

静 默

每当蝴蝶
合拢翅膀
声响太过猛烈
一个声音喊着：请安静！

若有羽毛
碰上小鸟
害它受惊尖叫
一个声音喊着：请安静！

圆鼓上的大象
地球上的人类
以这种方式学会了
行走无声

茁壮成长的树木
奋力将枝杈升向天空
却在田野上
静默无声

——卡波维奇（Tymoteusz Karpowicz, 1921-2005）



第一部分

1

此刻，我就站在这儿，站在狭小的阳台上，眺望着维斯瓦河，做好了清晨漫步的准备。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和暖春日，带着从古老世界里渗透出来的氤氲光线。这光线是柔和的，又或许只是通过给我的记忆和这座城市的记忆笼上一层薄纱而聚集在一起。我无法看得太远，因为远处的河流和风景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喝完咖啡，我打算离开寓所去散步。如果天气允许，比如今天，我通常会沿着绿地公园前行，偶尔停下来，在长凳上稍坐一会儿。清晨，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注视着路上川流不息的上班人群。下午，长凳上则挤满了人：有斜倚着拐杖的老人，有看书的学生，有恩爱亲昵的情侣，有手推婴儿车的母亲，还有遛狗的人。但这里没有慢跑的人，也没有玩滑板的。对于这个公园和占据公园的人来说，时间就停留在此刻，无始无终。

此刻，我就在这儿，内心平静，就这么置身于生活和

声音的喧闹之中。我不再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尽管我在这里朋友不多，但内心却充满了归属感。或许，这就是平静吧。

经过这么多年，我最终决定将我的工作从家庭里分离出来，于是在老城的一家乐器店楼上租了一间音乐工作室。我是和一群年轻音乐家合租的，他们都拥有各自的空间，我们相处融洽。生活在年轻人中间，我觉得很快乐。制作音乐的过程其实很安静，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们在星期五晚上离开之前，会和朋友一起在此喝酒，除此之外，工作室里甚至都不会漏出一点儿声响。音乐被关在电脑里、工作室房间里和我们的头脑里。

今天的公园比平时更为安静了些，可能是因为今天我稍微来早了一点儿吧。我睡得不太好，一旦醒了就起床，所以有时候就会起得特别早。我不再戴手表——再也没有事情需要我掌握精确的时间。我试着顺从我的身体，让它决定我的作息。经过教堂时，我很讶异地发现才刚过七点钟。天色和我想的有些出入，于是我向着东方，走得比平时稍远一点。然后，我才和往常一样，停下来，坐在长凳上等着太阳爬上树梢头，我注视着光线从新生的树叶中透过，在地上描绘出一幅摇曳的图案。我的目光落在脚下的

砾石路上。这个城市很干净，这里的人们不会乱扔垃圾，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富裕到可以让人们扔弃太多东西的程度吧？但是，就在我鞋尖前，赫然躺着一个U形发夹。我弯下身捡起这个小小的金属饰物，将它置于手掌心，合上手指握紧了它。

于是我记起了另一个发夹。

记忆汹涌而来，往事开始浮现于脑海。很奇怪，我在沉思中想起来的，不是最初的故事，而是此后一年记得的事情。百折千回中，我似乎看得更完整，对于不可理解的事情有了某种领悟。我也说不清楚，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由一个发夹引发的思绪。那发夹，以及永生难忘的我女儿的声音，我们女儿的声音。

我也想起了当初的寂静，那件事情发生之前的些许寂静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寂静。一开始，我就被这种寂静所围绕，它贯穿于我的生活，直至融入我的生命。当时明知没有答案，那么提问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想想，我如此安然接受，实在极不寻常。我居然在这个震耳欲聋的寂静里生活了将近六十年，一直到它与我融为一体。

声响并不总是与寂静相对，事实上，它可能就是寂静的深渊。或许这就如同我的音乐，我创造它来掩盖那无边

的寂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聆听那声响的呢？从何时开始听到那一直主宰我生命但久违了的声音呢？这不就像视野中的盲点吗？

我可以从正试着写的一段音乐中将单个音符截取出来，而它可以属于任何地方。但是，无论它停留何处，无论它被我置于何处，它都将承前启后。少了它，一切都会改变。作为作曲家，我必须熟知每一个音符，从而来制作整个乐章。就如同画家调色板上的各种颜色一样，这些音符本身都是独特的，然而一旦被放置于某个特定的作品中，它们就被融为一体了。红色、黄色、蓝色各有特征，各尽其用。不过，人们心里一定要明白，不同的颜色相互搭配会有不同的效果。认识每一个局部，对于制作整体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我认为这对于音乐、绘画以及生活本身来说都是适用的。直到认清楚每一个局部的那一刻，你才可以开始创作，开始生活。我花费了将近一生的时间来寻找那些声音，那些构成我生命乐章的音符。这需要我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付出我生命中有意义的一切东西。但就在那随后的全然寂静之中，我终于听到了第一个单一的音符，其他的音符也慢慢随之而至。

如果一定要我准确地说出那一刻，说出听到那开启我整个生命乐章的那一刻，那就是我决定在朵曼区散步的那一天，可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把自行车停在博物馆前的停车场上，然后站在那儿，凝望二月明媚的阳光尽情照耀着眼前的风景，不带一丝阴影。

不，我还想要更准确一点。那一刻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是在当天清晨，在我女儿发出声音的那一刻。

记性变差了，我所拥有的记忆已经模糊得不成样子，很难分清它们是否准确无误。我敢肯定它们都是由我整理出来的，我着魔似的对记忆中的一部分左思右想，此外，还有一些记录是别人为我做的，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才送到我手里。所以我根本无法判断它们的准确性，却必须如同获得恩赐一样地接受，同时试着将此融入我自己的记忆。两者的结合才使我有所谓的过去。这些东拼西凑的片段，部分是我自己制作的，部分是其他人赠予的，但还有一部分是我偶然发现的。遗失的那些片段将再也无法找回，遂成空洞。然而，到目前为止，整件事情已初露端倪，只是令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

此刻，我就在这儿，在这个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块寂静幕布的城市里。就在克拉科夫城中。与每个星期四都

跟我一起下棋的里贝曼先生不一样，我不想见到任何人。这并非我住在这儿的理由。不，或许恰恰相反。如果这真是我住在这儿的理由，那么，这儿也许并不是我将永远停留之地。不过就现在而言，它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正在努力工作着，我想。我要让自己记住，努力记住我所热爱的一切。如此说来，我在这里，那些声响，它们也在哪里。

“出去吧，爸爸。我们探险去，今天是星期六！”

如果当时我更留意去听的话，是否就能够听到更多呢？我是否就能够在那片大背景下演绎的音乐的最后几个小节中，听到那绵绵不息的甜蜜音符呢？能从我女儿脸庞上淌过的柔光中看到它吗？能在她那优雅的举手投足中看到它吗？能在那咖啡的苦涩中品尝到它吗？

是否我应该已经了解，这场景，看似琐碎平淡，却是记忆中闪亮的巅峰，而我，在某种意义上，正倚靠在这巅峰上生活。

2

我的思绪蠢蠢欲动，而我任其发展着。手里紧握着那个小东西，顷刻间，我的思绪就飘到了地球的另一端，飘到了新西兰激流岛我家的露台上，飘到了距离那个星期天一年后的那天。

自从露台建成后，站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就成为我每日清晨的必修课。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那令人难忘的美丽海景却突然魅力尽失，我只是再也无法体会到任何称之为美的感受了。就好像在不知不觉中，从某种微小的地方开始，我的生命正发生着巨变。除了我的周遭，我已经全然无法看见其他了。现在，我只是本能地来到露台，不期盼任何事情，所以也就无从体验任何事情了。

除了今天这个特别的清晨。我的视线落在一个小东西上，它正卡在地板之间。弯下腰，捡起了它，我才发现这小巧的U形发夹已经锈迹斑斑。它有这么古老吗？它已经残缺不全了，因此很难确定它的主人是谁。我用手指生

生地夹紧了它，随着时间慢慢地流逝，已经变迟钝的痛感又再度复苏，夹带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我深深地憋了一大口气，就好像一头扎进了冰水中。那东西看上去十分小巧，力量却不可思议。它带来了一切的一切，不过首先却是那句话：

“出去吧，爸爸。我们探险去，今天是星期六！”

曾经，有那么多的小东西来证明她的存在。沿着她走过的路径，留下一串串新鲜的痕迹。面包屑，短袜，书本，纸张，钢笔，别针。我曾经无视它们的存在，更多的时候则被它们激怒。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它们将变得多么珍贵。再然后，当我明白了它们的价值，视若珍宝时，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开始耐心地收集它们，一个接一个，直到一个不剩。它们每一个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比一个更加珍贵。这个U形发夹已经锈迹斑斑，估计是最后的几个了。还会有什么呢？

收回凝视，我把目光投向面前的大海。对于酷暑来说，这个清晨格外清凉，没有一丝风，静悄悄的，感觉一场暴雨正在悄然逼近。这种感觉平淡得让人感到奇怪，但你说不出是什么感觉。这一天是2月10日，可是它既没有个性，也没有特征。我想，就像每一个崭新的一天，它

都有潜在的可能性可供挖掘。面前的那片海洋早已开满了朵朵欢快的帆，随着波浪摇曳着奔向远方。我并不介意这份没有阳光的沉寂，但我坚信，绝大部分出海者可能都希望天气能更暖和些，风能更大一点。

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寂静，偶尔也会有一些声响：看不见的蟋蟀没完没了地叫着，蕨叶丛里的沙沙声，露台附近高低起伏的海浪声，还有盘旋高空的海鸥发出的尖鸣声。但就像天空本身一样，海鸥遥不可及，也没有人情味，我专心致志地盯着它们，无奈它们却不能回应一丝激情。

我把发夹揣入口袋，进屋去冲一杯咖啡。我已经不再精心地烹煮咖啡了，就像已经不再精心做日常家务一样。我把壶灌满水，烧至沸腾，然后和三勺速溶咖啡粉一起倒入杯子里，随后端着它回到露台上。露台上有张留下来的椅子，一坐上去，它就会吱嘎作响。我和椅子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某种游戏，那就是看谁比对方坚持的时间更长。谁会第一个坏掉呢，是椅子还是我？

那杯咖啡，在我手里不停地转着。当我品尝它时，咖啡已然没有香味了，只是无味的滚烫液体罢了。我把它搁在椅子旁的地板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发夹。

我们都知道，气味和声音都能勾起回忆。而味道则可

以触发记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但是，在这些可触知的有形物体的神奇力量前面，以前的我却总是懵懵懂懂。看着手心里的发夹，往事如潮水般朝我奔涌而来。几乎无法承受。不，每件事情要么可以承受，要么无法承受，从不存在“几乎”这样的暧昧立场。而这些记忆当然是可以承受的。我欢迎它们，我沉迷于它们的浓烈，沉迷于它们洪水般袭来时，那甜蜜时刻的刺痛。那气味，那音乐。

此刻，我仿佛是想起了我的伤心往事，而不是在经受那悲伤。我记起了那一天，我坐在露台上，往事汹涌而来时，我所遭受的痛楚。此刻，我仅仅拥有关于那些感受本身的记忆，却不拥有感受本身。那天的感觉仍然是鲜活的，痛楚是真实的。此刻，我注视着当时的那幅景象，而它是我通往过去的唯一出路。我定定地看着它，可以看清每一个细节，可我现在不在那儿，不在那个场景里面。我可以伴随着一年前的自己回到痛苦之源，但我只是和那个人并肩同行，时刻关注着他的动向。我身上的痛楚已经沉淀如石灰岩。我把它随身携带，尽管它已不再鲜活。

悄悄地，我紧跟着过去的那个我前进，突然，我尝到了另一种咖啡的味道。当我还乐于品尝各种新鲜事物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这种咖啡。此刻，我看到那个自己在

缅怀过去，看到他正在比较着这一天和一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天看起来牵涉到一个与他、与我、与我们都相关的承诺。我能看到米米站在门那边，吃力地托起背包往背上放。那时的背景音乐是马提诺夫的《请进》。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的气味，还有米米临出发前用过的指甲油的气味。我把咖啡杯握在手里，慢慢地随着音乐节奏，用手指在杯子上轻轻地打着节拍。

“出去吧，爸爸。我们探险去，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她笑了，送我一个飞吻，转身离开了。我的米米，我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她随手关上身后的门，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一年后的那天，我站在露台上，想着在那个时刻我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整个生命进程。就在米米转身离开前，我想着那时我是否可以留住她，抑或拖延她。比如说，我的咖啡杯掉在地上了，滚烫的咖啡洒在我腿上造成轻微的烫伤，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故，足以拖延她来改变未来吗？如果我当时这么做，而不是等到两小时后才去做，会怎么样呢？如果当时我说了：“等等！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我敢肯定，那时我的确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一切事故的发生。我曾经一度用这些想法来折磨自己。现

在我不会那么想了。我就这样看着当时的自己，觉得那个人是如此可怜，我看到他在不停地折磨自己，有一阵子，我真庆幸现在的我不在那儿。我想，这意味着我进入了新的境界：我连某些无法忍受的东西都能忍受了。

那天，当我女儿站在我面前时，我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回送她一个飞吻，吹了一声口哨，打了一个响指，而她已在门外，留下几句话。

“出去吧，爸爸。我们探险去，今天是星期六！”

就像音乐一般，这些话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回旋徘徊，无法控制，还时不时一次又一次地侵入，它们一定是在我的潜意识里登记造册了，因为几小时后，我便遵从米米的建议去做了。我跨上自行车，一直骑到渡口，登上中午开往奥克兰的那趟渡船。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另一部戏剧早已拉开序幕。这部戏剧，将要吞没一切，仅仅给我留下我存在的些微尘埃，慢慢落定的尘埃。

去唤醒所有那些事情将花费我将近一年的时间。